

貝隆返國與阿根廷政治動向

王建勛

壹 貝隆主義的形成

在十九世紀末期，阿根廷因為來自歐洲的大量移民，不但加速了阿根廷的工業發展，並且對於政治亦產生很大影響；自由主義思想使其走向新興的局面。

但是一九三〇年，越布魯（Jose F. Uriburu）總統為整頓國內政治及應付世界不景氣所引起的經濟危機，乃採取獨裁手段：壓制工會，實施新聞檢查，並禁止政黨參加選舉。一九四〇年，卡斯狄羅（Ramon S. Castillo）出任總統，又對人民急進黨及一些民主政黨實行壓制，結果引起人民暴亂。軍人貝隆（Juan Domingo Peron）乃乘機推翻卡斯狄羅政府，而實行了十二年的軍事統治。

貝隆為義大利後裔。他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間，即曾出任奧鐵茲（Robert M. Ortiz）政府的勞工部長。因其在勞工部長任內，為提高勞工的地位，而與勞工羣衆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所以當他在一九四六年推翻卡斯狄羅政府以後，即立刻獲得勞工的支持。貝隆是一個極端國家主義者。在他執政期內（1946—1955），正當阿根廷的畜牧生產與工業發展均依靠外國資本的時候，因而就使貝隆的國家主義成爲一個解決社會與保護國家主權的唯一力量。貝隆主張社會改革、社會正義、經濟獨立與政治自主等。貝隆把這種表徵稱爲正義（Justicialism），亦即是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合體。

貝隆執政之後，在社會方面，興建醫院、開辦學校、創立社會立法、加強社會安全等。尤其是他建立了很多勞工福利制度，使勞工獲得完全的保障。阿根廷勞工聯合總會（La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CGT）

亦是經由貝隆所創立。由於他對勞工的諸多建樹，勞工聯合總會已成爲他的一支強大政治力量。

貝隆爲了要使政治配合社會政策的發展，而主張提高工人工資，國民所得重新分配。並且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而推行國有化運動。他先後收回美國私人資本經營的電信局以及由英國及法國共同建築的鐵路。依據貝隆的見解，他認爲自由主義經濟容易造成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所以在理論上，他否認私有財產及自由經濟的原則，而要代之以國家對生產及經濟發展，完全由國家來統制。在國家統制的經濟基礎上，銀行已不能自由貸款，並設立貿易局，由國家統籌進出口貿易。在工業發展方面，貝隆提出五年計劃，他要利用各種手段，以達到工業化的目標。在資金缺乏之下，他要使農牧生產所得注入到各種工業部門。但是在他所推行的農莊制度，並沒有使耕地面積增加，並且牛羊及小麥等農牧產品亦逐漸減少。輸出衰落，國家經濟反而受到挫折。而鐵路國有化以後，鐵路保管方面的浪費，更造成財政上的災難，隨之通貨膨脹，幣值貶值，遂引起財政危機。因爲國家經濟每況愈下，稅捐繁重，消費品短缺，在國人不滿氣氛中，經常有羣衆把他們的憤怒發洩在街頭上，這時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常發生爆炸事件。

貝隆爲了實行獨裁，控制情勢，他雖然仍保留國會制度，但却不斷壓制反對派。他依靠一項法令來維持貝隆主義的正義黨在國會中三分之二的多數席位。根據這項法令，反對派議員之不利於政府行爲，即可在政府指令下而去職。在貝隆政府中的官員，必須是貝隆主義份子。新聞自由被限制，法院被解散，然後由貝隆所指定的高級官員來替代。大學由國家管理，反政府活動絕對禁止。貝隆假藉人民羣衆編製成一些悅耳的口號，因而貝隆所謂的人民羣衆已成爲壓制一切人民自由的「國家意志」。但最後這些人民羣衆如學

生等都在街頭出現，一九五五年鐵路員工的大罷工，貝隆曾給以帝國主義的罪名，逮捕了三千多人，並解散鐵路工會，而後改由貝隆主義份子來接替。所以實際上，貝隆所要貫徹的乃是要人民接受「貝隆主義就是阿根廷」。

一九五五年，阿根廷經濟危機更加嚴重，但貝隆仍強調他的五年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還要徹底執行下去。但事實上，貝隆的國有化政策，已沒有能力繼續收回那些外資經營的企業如電力公司、石油公司等。相反的，貝隆還向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在阿根廷獲得更多開採權給予更多讓步。他爲了挽救經濟危機，不得不從貿易收支平衡着手，因而他一反過去的主張，優惠於那些大地主所控制的農牧生產；爲了制止通貨膨脹，他凍結工資與物價，並減少輸入，因而黑市飛騰。在極緊要關頭，他仍擔心美國的干預，而與美國關係完全斷絕。於是貝隆已把阿根廷帶到了破產的邊緣。此時，貝隆與軍方的關係亦告惡化，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軍乃聯合發動政變，推翻了貝隆政府。

貳 貝隆主義對阿國政治的影響

貝隆被逐出國，十七年來，已有四位軍人和三位平民總統在阿根廷政壇上浮沉，這雖不能說阿根廷政局的演變都是由於居住在西班牙的貝隆所引起，但至少與留在阿根廷的貝隆主義份子有關。因爲貝隆雖滯居國外，但其在一般勞工羣衆之間，仍被視爲「救世主」一樣。而他的第二任妻子伊娃(Evita)，亦因曾以慈善事業爲勞工大眾服務，而被尊爲「美洲的聖母」。固然一個國家的希望仍寄托在一個往日的獨裁者和一位已經死去的女人身上，確實是一件可悲的事，但是在阿根廷的社會與經濟不能進步，且陷入危機又不能自拔，貝隆主義即成爲他們對現實不滿的一種發洩。因此，貝隆主義對政治的困擾，阿根廷就經常在軍方極力壓制貝隆勢力再起或經常不滿意政府對貝隆主義份子的軟弱態度，而不斷發動政變。一九六二年三月的急進黨佛朗地茲(Arturo Frondizi)及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伊利亞(Auturo U Illia)總統，都是在這種情形下，被軍事政變所推翻。

伊利亞政府被推翻以後，陸軍總司令奧干尼亞(Juan Carlos Onganía)開始執政，阿根廷又進入軍事統治。奧干尼亞宣佈解散國會，禁止所有政

黨活動，並聲言要徹底清除貝隆主義份子。因而，貝隆主義份子與軍方更爲對立。

究竟爲什麼貝隆主義會造成阿根廷政治長期動盪不安？這主要是與經濟問題有關。就如貝隆執政時期，加緊工業化發展，雖使工業生產總值較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增加一倍，但相反的，由於工業發展迅速，人民棄農從工，紛紛湧向都市，農牧業生產下降，輸出減少，外匯短絀，預算赤字增加，通貨開始膨脹。以後的政府爲減少赤字，需要更多嚴厲管制措施。由於政府的節約計劃，各項稅收增加與生活指數提高，而不斷爆發工潮。一九六二年，乾旱又嚴重影響農牧的收成，農牧生產再度減低，經濟亦隨之陷入危機。尤其嚴重的是阿根廷首次遭到失業問題，一九六二年，失業工人即高達七十萬人。勞工對政府不滿，懷念貝隆，而造成貝隆主義與勞工關係仍不可分。至伊利亞總統時期，經濟情況毫無改善，且對勞工又多放任，致工會組織又爲貝隆主義份子所把持。貝隆主義的正義黨，更利用社會混亂情況，容納極右派法西斯主義者及極左派的城市游擊隊份子，而經常製造暴亂事件。

一九六六年軍事政變以後的奧干尼亞政府，曾以吸收外資，而使其經濟成長率，在一九六九年間達到6.5%。經濟情況雖稍有好轉，奧干尼亞却依據「革命法案」解散了國會及所有政黨。軍方與政黨的敵對，人民的憤怒，社會亦進入混亂；從親政府的工會領袖梵多爾(Augusto Vandor)被謀殺，至一九六九年五月至六月的科多巴(Cordoba)汽車工廠工人暴亂，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底，學生與軍警的不斷衝突，已使奧干尼亞政府更加孤立。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間，社會騷亂更熾；罷工、示威，及貝隆主義與極左派的恐怖活動，國內已普遍響起反對奧干尼亞的「寡頭政治」及「帝國主義」。奧干尼亞仍一方面加緊控制，一方面繼續工業化發展，結果再度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不斷上漲，在一九七〇年初，生活費用即增加50%以上。

阿根廷在長久面臨一個難以解除的經濟危機，奧干尼亞更強調「國家革命」。但是在他的解說上，已逐漸失去了軍方的同情。於是一九七〇年六月，三軍總司令聯合迫令奧干尼亞去職，推舉李文士敦(Marcelo Levingston)爲總統。但是李文士敦却一反過去自由經濟制度，改採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他爲了將來參加總統競選，開始拉攏青年軍官，以一種溫和的政策對貝隆主義份子友善。但是由於外資的削減，從一九七〇年的十億美元

降為零，以致一九七一年初，通貨膨脹已達7.3%。在經濟更為混亂情況下，一九七二年三月，甫執政十個月零四天的李文士敦又被三軍所推翻。這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以來，第二位被迫下台的總統。

李文士敦被迫下台以後，三軍即推舉陸軍總司令拉努西（Alejandro Augustin Lanusse）擔任總統。拉努西年五十三歲，畢業於阿根廷陸軍官校，一九五一年因參加推翻貝隆政權失敗而入獄四年。他於一九六八年自第三軍軍長提升為陸軍總司令。拉努西雖被視為強硬派軍人，但在政治和經濟上却是自由派份子。因此，自從拉努西執政以後，就企圖結束自一九六六年以來的軍事統治，恢復憲政。於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拉努西宣佈十年以來的第一次大選將於一九七三年三月舉行。關於恢復大選，拉努西首先考慮到的就是貝隆主義的影響。他為要使未來選舉能順利進行，乃促使貝隆回國談判，並在選舉法中規定，總統候選人必須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以前定居在阿根廷。但是貝隆故意拖延總統候選人最後期限，以表示他不承認現政府為合法。

叁 貝隆返國後的政治談判

在貝隆離國期間，貝隆主義份子亦經常與其聯繫，一九六四年，他曾在貝隆主義份子敦促之下，搭機返回阿根廷，但途經巴西之際，即遭到伊利亞政府的拒絕，只好返回西班牙。而今拉努西已準備明年大選，從本年四月，一方面恢復所有政黨的合法活動，另一方面，期望與貝隆妥協中獲得讓步，俾使阿根廷恢復民主憲政。至於拉努西本人，他曾聲明他本人不再競選總統，但亦不希望貝隆東山再起，最好能推出貝隆以外另一個能獲得貝隆支持與反對者雙方均能接受的總統候選人。

而貝隆是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攜帶他的第三任妻子及隨員多人，乘坐由西德企業家所贈送的飛機，抵達阿根廷。當貝隆取道羅馬回國途中，他曾向記者表示，他尚未決定是否競選總統。但他肯定的說，他以前所推行的工業計劃，必須再付諸實行。並且他還是一樣的強調，阿根廷的當務之急是從帝國主義手中解放阿根廷的經濟。最後他亦透露，他有意訪問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包括古巴在內，然後他亦要到羅馬尼亞及中國大陸去訪問。

阿根廷政府對於貝隆返國，曾採取非常安全措施，但是在貝隆抵達國門

貝隆返國與阿根廷政治動向

以前數小時，仍發生了約有六十名低級海軍軍官的兵變，但不到三小時即被迫投降。其性質官方未作說明。

貝隆抵達阿根廷以後，拉努西總統曾與貝隆共進午餐，並舉行會談。據接近貝隆的人士透露：貝隆的主張是聯合中間左派政黨，包括急進黨各派、基督教民主黨、社會主義黨及貝隆的正義黨組織聯盟，以準備參加競選。貝隆對此一聯盟的構想是：

- 一、貝隆應是此一聯盟的首腦；
 - 二、此一聯盟的主張為民族主義運動；
 - 三、聯盟組織為委員會制，委員會為最高領導階層；
 - 四、聯盟期間定為十五年；
 - 五、聯盟成立後，貝隆放棄對前貝隆主義派的領導。
- 貝隆的意思是要以聯盟來與軍方對抗，以加強在明年三月大選中的有利條件。因此，他與軍方的談判，其重點仍建立在未來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方面。他所提出的條件是：

- 一、如果拉努西總統取消最近在選舉法規中所加入的條款（居留期限），則貝隆將參加大選；
- 二、推舉經由軍方所接受的貝隆主義軍人為總統候選人，及貝隆主義的文人為副總統候選人；
- 三、推舉被軍方接受的貝隆主義文人為總統候選人，而另一位不屬於貝隆主義的人為副總統候選人；
- 四、由貝隆指定或同意之不屬於貝隆主義份子為總統候選人，另由貝隆主義份子自由競選副總統。

據貝隆表示，拉努西總統如果要想在順利中恢復民主制度，以及軍方與政黨之間達成妥協，就必須考慮貝隆的主張。

然而急進黨各派雖然同意與貝隆聯盟，但他們又不願意放棄他們自己的總統候選人，因而急進黨各派已準備推出候選人參加明年的大選。急進黨保守派、前總統（1958—1962）佛朗地茲（Arturo Frondizi）、急進黨聯盟（UCR）主席巴爾賓（Ricardo Balbin）、及急進黨分裂派的阿利德（Oscar Alende）均準備參加競選。

急進黨是於一九九〇年創立，從一九二八年埃巴利都（Hipolito Yri-

goyon) 當選總統而開始執政。此後却因為內部不斷分裂而衰落。當前急進黨各派均想爭取貝隆主義份子合作，以獲明年大選的勝利。其中以巴爾賓最為積極。巴爾賓現年六十八歲，曾兩次參加總統競選；一九五二年與貝隆對抗，一九五八年與急進黨保守派佛朗地茲對抗，均告失敗。而今貝隆面對急進黨可能多人競選的局面，已使其聯盟政策遭遇到困難。

另外是工會的領袖們，尚未完全贊成貝隆的意見。固然勞工羣衆仍多以貝隆為偶像，但貝隆離國已久，工會運動亦有不少變遷。自從阿根廷進入軍事統治，工會內部的分裂，合作派與獨立派，已逐漸削減了工會對政治的壓力。在奧干尼亞政府時期，政府與工會不斷談判，冶金工會領袖達爾科德(Luis Talcone)及紡織工會領袖梵多爾(Augusto Vador)亦會聯合石油、建築、電力等工會支持政府。只有貝隆主義死硬派份子翁加洛(Balmundo Ongaro)所領導的電信、礦業、鐵路、製糖、汽車、化學、銀行等工會繼續與政府對抗。無論如何，近年來，阿根廷的工會大都主張妥協，因而工會與各階層的關係亦逐漸緩和下來。所以一般而言，當前阿根廷的工會運動，已失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所具有的統一與強化的立場。換言之，亦就是減少了以往的革命特性。因而，這亦成為貝隆返國以後，所遭遇到的第二個困難。

貝隆返國，雖然仍發生了一些偶像作用，但在各方的反應而言，貝隆已不再是一個神話人物。由於貝隆所瞭解到的情況，他在十一月廿七日的一項記者招待會中公開的澄清了他的態度；他首先聲明，他如獲有更佳的為國家服務的機會，他將不參加總統競選，但他却嚴厲抨擊軍事政府統治下的經濟情況。貝隆在答覆記者詢問時說：他已年逾七十七歲，在年齡上已不適宜再作總統。他說他個人並無政治野心，願意與拉努西總統言歸於好。但是貝隆對於明年三月的大選要求是，現政府要保證政黨與候選人，能在公平的競選原則下，來建立未來的政府。他肯定的說，如有違背，他將使選舉宣告失敗。在他提到社會暴亂問題時，他認為阿根廷不斷發生的暴亂事件，完全是由政府鎮壓所引起。他說，一九五五年，他不是被人民所推翻，而是被外國勢力所攆走，他所以離開阿根廷，主要是避免內戰。最後他表示今後阿根廷應接受歐洲及日本的援助，以代那些流失的資金。

肆 未來政局發展

在近三十年來，阿根廷追隨墨西哥與巴西之後，而成為拉丁美洲第三個工業化國家。當前在阿根廷很多工業生產中，如冶金、化學、水泥、造船等，已逐漸的佔有重要地位。所不幸的是從貝隆執政以來，由於貝隆主義的影響，阿根廷不斷拒絕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尤其不歡迎外資，而使其工業不能更快速的發展。貝隆主義所引起經濟制度上的爭論以及社會的衝突，更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阻力。

固然阿根廷是以農牧生產貿易致富的，曾是世界上十五個首席貿易國家之一，可以從農牧業生產輸出上來支持工業化的發展，但是自一九六〇年以來，阿根廷對外貿易重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以後，由於美國農牧產品市場價格極不穩定，而改變了阿根廷以往對歐貿易一直保持出超的記錄。因對美貿易年年入超，美元外匯枯竭，已使工業發展遭到嚴重的打擊，亦加深了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是阿根廷與美國關係不斷惡化的真正原因。亦是使得貝隆主義份子經常挾持極左與極右派份子製造社會混亂因素之一。因而阿根廷的政治即逐漸走向極端。如以巴西為例，巴西早於阿根廷兩年，亦就是一九六四年即發生軍事政變，迄今仍一直是軍事統治，但是巴西却没有走向極端，迄今經濟已有更好的發展。巴西與阿根廷的軍事政府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上，都是依據國家安全的理論，但是巴西並沒有放棄與美國的合作，巴西能够接受美國的資金及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而使巴西在近十年來，經濟成長率已達百分之十，輸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已超出三十億美元，因而外匯儲存增加，已達二十億美元。相反的，阿根廷於一九六六年成立軍事政府以後，由貝隆主義對國內政治的壓力，進而對外資所產生的威脅，使大量外資逃離，對阿根廷的經濟造成更大的災難。並且阿根廷亦不熱心於美洲國家間的合作，對於其輸出佔第三位的巴西，譏諷為「美國的附庸」，「半帝國主義」。其結果，阿根廷的經濟成長率，在六年中，仍只是4%至5%左右。財政赤字增加，通貨不斷膨脹。財政赤字從一九七一年一月至十月，即增加了三十億零二千五百萬比索(Ceso)。一九七二年初貨幣發行又增加了十六億

零八百萬比索。所以物價從一九七二年一月至十月，上漲了43.8%，如從一九七一年十月算起，一年來已上漲了65.2%。

從這些事實上看，儘管貝隆主義可以適應阿根廷人民的「大阿根廷」心理，但是却不能拯救阿根廷的經濟危機。所以貝隆回國，不但對阿根廷的前途更具危險，並且假如貝隆重掌政權，對中南美洲的政治亦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起碼阿根廷與巴西的距離更遠，壁壘更深，而使得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風潮，形成一個反西方的集團。拉努西准許貝隆回國，主要是由於貝隆主義與軍方的敵對，以及軍事統治下所不斷增加的暴亂，在迫使軍政府恢復民主程序上，必須要與貝隆進行談判，以使用

我國電力之發展

李堂萱

電力是推動工業發展及提高一般國民生活水準的主要動力，因此發電量也必隨工業的發展與國民所得的提高而增加。台電自民國四十二年以來，配合政府經建計劃，努力開發電源，裝置容量，已由光復初期的廿七萬五千瓩，增加至目前的三百五十一萬三千瓩，電力供應的普及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註一）。家庭及商業用電不虞匱乏，但仍然無法滿足快速發展的工業用電。以最近三年工業用電的增加率來看，其平均增加率為百分之十五·八，而台電的成長率是百分之十六·四；再以民國六十一年元月至九月份各行業的用電增加率來看，其增加率為百分之十六·六，台電的成長率是百分之十六·七（註二），很顯然地可以看出，我國電力的成長僅能勉強供應各行業用電的增加量，沒有剩餘的發電容量作為儲備，一旦遇到機器發生故障，或是枯水期，便只有採取工業限電一途。每年的工業限電都給工商業帶來極大的困擾，而我國的工業用電佔總用電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將來重工業發展以後，需電量還要增加，因此如果電力供應問題無法解決，對我國正在起飛發展的工業來說，無疑地是一大阻礙。所以電力的開發，是今後我國經濟發展中極重要的一環！

工業限電，廿多年來一直威脅着我國的工業發展，就以去年十月的限電來看，這次限電是由於大林發電廠的機器故障，被限電的工業達十項之多：

年三月的大選在順利中進行。而貝隆為使貝隆主義份子與軍方敵對的關係獲得妥協，亦需要與拉努西總統進行協商。因此，在貝隆的計劃中，對於未來的總統候選人作了很多的讓步，並且亦不再堅持排除軍方參加未來的政府。不過貝隆所堅持的乃是要在阿根廷再繼續推行曾遭到失敗的貝隆主義。然而拉努西總統則要使用各種方法阻止阿根廷恢復到貝隆統治的時期。至於貝隆所提出的要把阿根廷的「經濟從外資中解放出來」是否能獲得大多數阿根廷人民的相信，將會在明年三月的大選來證明。無論如何，阿根廷能夠恢復民主憲政，對拉丁美洲而言，總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十二月十五日脫稿）

紡織、紙業、塑膠、水泥、金屬機械、鋼鐵、電石、燒碱、肥料、鋁業等，限電量高達四十萬瓩，為總供電量的七分之一（過去，因枯水期限電的最高量是卅二萬瓩）（註三）。有關工業接到限電通知後，莫不焦急萬分，因為以往的限電期大都在三、四月間的枯水季節，業者尚可預防，而這次却是突如其來，讓人措手不及。致使生產因限電而停工，其他連鎖工業也都遭受連帶停工的厄運。而鋼鐵、水泥業等更因停電後，鍋爐冷卻，再復工時需費甚鉅，而使成本提高。又如紡織、塑膠、水泥等外銷工業，國外訂單早已接下，逾期要受違約處罰，而且更破壞了其國際貿易信用。前年，台鋁公司因受限電影響，煉鋁工廠停工半年，嚴重地損害了台鋁的業務發展。這些鐵的事實，不難讓人連想到這廿年來，每年的工業限電對於我國工業發展的打擊，是何等之大。

將來我國的工業發展是以發展重工業與機械工業為目標，屆時所需的電力更為龐大，如果供電問題不能解決，對於我國工業發展的弊害，是可以預見的。台電有鑑於此，正朝着滿足工業用電的方向努力，所擬定的十二年長期電源開發計劃，將自民國六十二年開始實施。但業者都認為台電的供電擴充，是配合國家整體性的發展，受到財力、人力、技術及其他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其擴展較為緩慢，工業界為了迫切解決本身問題，以自建發電廠供電